

集部

秋澗集卷四十二

元　王惲　撰

序

與左山商公論書序

嚮伏覩所類諸賢法書平生所未足於焉盡償公云如楊少師維摩等帖天真爛漫上法二王下與魯公爭衡至從心所欲皆寓正筆而不踰矩所謂出新意於法度

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知此乃悟涪公云余書不可學學者輒筆慄而無勁氣似非虛語也因復出坡公所書寒食詩二帖方之在顏楊兩間蘇黄為入域之賢爾嗚呼古人不可作所得見者書蹟為最真今吾左山商公掇拾於二十載後剔去纖妍而留精偉復始終條理俾金聲玉振以集大成是又智者之事諒非禪中有眼者曷克辨此邪第恨不得時時聽教以盡古今之變會歸其極耳然歸裝翩翩已復梱載矣至元二十年四月

六日書於所寓壽宫之道室

上巳日林氏花圃㑹飲序

四序言譙氣有慘舒不無哀樂從違之間維暮春元巳物華澹豔極夫舒樂者也故昔之人逐續維新祓不祥於川流之上其來逺矣然例以三日為節縁不克與巳會者葢尋常焉今歳人和氣稔適與巳契又可重也不揆援永和之舊例嗣舞雪之清音徵賢合友禊飲林氏花圃尋盟而至者凡一十二人於是登野彴酹清波折

柳拔楊袖蘭採藥歌絲間發羽觴交獻不數行四座紛然迭為賓主酒既酣秋㵎老人繼以柳圈新唱詠四者之來并喜三樂之同集揚觶侑賓傾冠倒佩不知其不可也已而客有稱於坐者曰昔會稽諸賢禊集雖雅未免因述梗懷俯仰今昔動終期盡歸之感今吾與子一攄底滯增惕老懷顧知已而無雜賓聆歌聲而免詩苦以此方彼疑若可繼樂有所踰也是不可以不志明日夘忱輩來鮮酲首賦佳篇乃以其序屬予予亦以會鮮

離多樂之不易再也筆泚餘酣率爾而作時至元二十四年歲在丁亥甲午日也謹序

編年紀事序

史書浩博殆藥山然用之不盡取之不竭第掇之者不易區別編記之書有不得不作者然務博者或詳其不必書從簡者至略其所當取斯蓋漫然中無所主故也大抵觀史者須當見其一代興衰之自要本不出君與相好尚治忽而已如賢否之用舍治亂之所由生刑政

之寛虐民情之所從易安危之機捷若影響此理之必然也是皆吾儒法之而為明時治平之具者得不詳且備歟若筆之而無所用則上下數千載之事績特斷爛朝報耳廿一年余觧印西歸休焉而無所事日纘相務為業編年者尤不可斯須而去手遂與韓生宏因其舊編增而廣之事備於前統明於舊若夫世主之御天接統輔相之登庸宅揆前後繫屬一不敢闕所謂該天運之盛衰者則思過半矣明年冬既斷手生曰增輯之意

不可不序諸篇端吁吾年尚耄前日所進今日不覺其忘小子其秘之於以備吾家藥籠中用可也時則二十四年丁亥歲夏仲日序

王氏易學集說序

先君思淵子昔掾民部尚書張公（諱正倫字公理）曰引一叟連榻坐與之問辨甚款察之蓋講易經旨也每叅署已輒抱牘傍侍張公曰汝亦樂聞斯乎曰唯自是日熟所聞遂潛玩焉造次顛沛樂之而不釋也北渡後遇王華王

先生復得窺其門牆而覃思焉既而有問答理亂之說

玉華子訢然曰推是而進何憂乎不造夫深奥也然專

静之功不可以不至藏往知來實本於此吾子其志之

既而家居屛遠人事取歴代諸儒所傳探微賾妙日一

卦為業直積既久静見之心遂大以肆曰吾老矣非述

何以見於後示子孫以大受也乃紐節羣言使如出一

手辭約而意貫諸家之善蓋無餘藴矣嗚呼易之為書

三聖人憂世而作也其道有四互為之用然身外無可

論之道道外無可談之理天理人事不出乎日用行已之間而已是書之集四者其列要以近人情為本使學者切身以求用易知而不離其於易道庶彬彬然有𥘉矣不肖今亦向耄先世庭訓墜失無緒大懼夫不學而衰也乃沉潛是編冠修述之意於篇首仍題曰王氏易學集說使後之來者知先君學道立世其博文約禮有如此者小子惲復續所得以綴於後蓋先君所未見也庶幾五十家之說左右逢原矣至元二十五年戊子春

二月一百五日序

送信生士達北行序

句吳之分豫章之野有神物焉雄雯陰縵世不多得佩而服之可以檢非常而走光怪礪而用之可以決浮雲而開白日當其鋒鍔翳昧沉静於幽圄之下然衝霄之氣不自達於斗間雖有精鑒博識之士安得佩服提攜檢非常而神利用者哉君子之仕也上需志於達而後可以見於用用則先其材之云何而後其時之利與否

也逄予辰而匪其才何克應事機而成吾務負其才而艱厥時吾固知攸往而終有所濟矣故伊尹不以其時而有間於所行孟軻氏不為齊梁不吾與而必意於速去何則天之所畀於我者如是我烏敢自棄不力其在我者焉奚暇計其可否俟彼有待而後我為之應哉士達少問學於予嘗以政試於諸生間惟士達知所以對當時已異夫姿之敏志之遠到也厥後敭歷州郡果在大受直罔怠其事者之列及例歸河東又見夫居養

有得器藏諸身與時消息者蓋素所積蓄耳斯舉也又非底滯於下求達於上方試用於公卿之間也顧時與仕吾無所慮矣然理有所當燭者試以吾嘗從事於斯者告之夫仕宦雖或巧拙而其間有容力不容力者彼自然之來吾順受而安之是則力之所可必也吾分既爾吾行足為即其所受而充其義之所至是則力之不可不勉而前也所勉者何用晦而明以訥為辯竭誠心於所事見實用於當行察其機而發人之幾通吾滯以

達人之事不以資之微眇為嫌不以與之依附為得盤桓居貞以俟夫君子之大受何患乎聲名之不昭事業之不顯而著也於其往也故書以為贈

禮部尚書趙公文集序

至元丙子夏五月予考試河南道出臨汝館望崧樓下經宿歷覽後圃縱求陳迹所謂汝海虛舟者於蒼烟老樹間巋然獨存因得防禦趙公亭記於壁間倚杖披讀者久之令人想見承平官府之盛惜公遺文不多見也

後七年予自齊還衞日與公孫維宏杖屨徜徉言笑者無時一日出耐辱集一編示予曰此先祖通奉君之遺藳也予請而讀之者數日得辭賦古律詩及雜著樂府等篇若干首其氣渾以厚其格精以深不雕飾不表襮遇事遣興因意達辭畧無幽憂憔悴尖新險之語信乎太平君子假樂有餘而神明與祐者也維宏遂以集序見屬予曰以遺山先生之論之詳此固已為之足矣然士君子之學文章德業名為兩塗其實一致有以事業

而垂世有以文章而名家者傳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吾儕孰不欲得時行道使利澤施於人名聲昭於代蓋有幸不幸遇不遇者焉如仕宦利達優擅文雅以事業盛而揜其所謂文者從其重焉可也若文彩絺絘竟不得以片善及物者其或曰若何克為一文士而已此真為妄人尚何知兩塗一致之理者哉既為其序且寓夫予之所感云先生諱斯文字庭玉明昌五年進士官至通奉大夫禮部尚書初河朔

雲擾公流離兵間挺身歸國遂為德陵所知故其仕宦通顯而為兩朝名德一世之龍門者云至元戊子秋八月朔旦謹序

宮禽小譜序

三百篇之作風人多引物以比事或託物以發興其氣類情性學者不可不識也是謂致知格物之道十一年江左平宮籞禽玩畢達京師戊寅夏予待制在京師獲都諸禽於會同館之西位者凡一十七種誠有可愛而

當識者厥後珍禽奇獸陸貢川輸歲相望於道彼隸烏官入上林集萬年之芳枝蒙天顏之一盻振羽和鳴固有喙同而如瘖者矣其為物不可為不遇也因念九州風氣各殊其所產常異有無亦然非遍遊歷覽有終老而不識其狀與其物之情者況來自闒廣之遠乎伏見近年求訪嘉士車徵幣聘歲亦不絕其或抱負器業谷耕巖隱偶不及時賢之論者未免阨窮遺逸反不若斯烏之採擇薦進光耀如比之幸且遇也至元廿五年戊

子秋八月壬戌偶逢江外鳥使因追作宫羽小譜叙其所覯而識者今列於後

秦吉了狀如大鸜鵒毛羽青黑色閃閃有光翅兩稍皆白翎耳與人肖耽腦上相荅及喙距皆黄色聲雄烈善作人語

蘋茄兒形狀毛色一與白鸚鵡同養者云性極乖戾尖尖帽灰緑色形如燕許毛頂上鋭下豐高約一寸故名

百舌兒狀如鵖略同毛羽蒼白花色江南三月間盛

作聲今四月尚未鳴蓋北方地寒故也

白頭翁狀如鵖色純白喙距皆青項毛冗細蓬蓬然

上起故名

柳鶯純綠色甚嬌可愛性靈如黃鶯其狀差小

切倉子一名鐵背兒毛純赤褐色狀如雀鳴聲啁啾

調之能頂負紙殼介冑人騎像放一欄内分兩陣

作衝擊狀甚馴狎也

相思兒灰赤色狀如小雀

白鸚䳍一其大如鳧

玄鶴二比常鶴差㨽極清癯

金絲雞毛褐色上有蒼斑細文疊積如雉鷹尾翅末

秀翠金雙團花絶類孔翠聞他鳥鳴皆能效之

水老鴉形高大如鵝體斑斕修首如卵形喙尖長蜿

蜒俯仰絶與蛇類爪掌則鴨也疑烏鬼即此也

花鷺鷥褐色中白毛紛然間出長喙趾青綠比雛差

又名曰嘌

小鸕鷀純白色黑喙青足但其頸骨狀曲折為一曲

料哥形毛全是鸜鵒其光采濯濯然丹喙人耳作梔黄色耳後有黄眉兩抹上連於腦能作人語喜則兩耳開聳

烏雞骨與肉皆黑其蒼者亦然

送薛參軍北行序

承宣供億莫司屬為切然户鮮而居衝俗嚚而不知教

制於上而梗於下誠有所特難者焉又恒人之情視難易為行不乘初以取其名即傍緣以徼利苟安依阿護養資歷愒日以俟代而已丹陽薛君彦暉由藩府掾從事於斯者四十餘月為人外簡樸而内廉能供王事理民訟直而有方雖當急遽二者並行而不相遺自始迨更猶一日然其邁迹尋常立於能者之行卓矣惜乎心儘公而罔閒於易難用有餘而不遑於風化因念令便於亟行化安於永久苟使民知義方其趨事赴功有不

待致期而然者倘教有所未至俗有所未醇能者日鮮不能者日衆而供歷事理政務固不得一日曠第恐物情治宜兩有不自盡者此昔人以化為先而令次之師帥者又化令之本也安得惟良如薛君者百有餘輩俾用焉而顓靖嘉治焉而有餘裕我不以徒法為政彼不復顧難易為心事雖衝而亦辯俗雖嚚而可醇方之亟便特緩夫前後之間然能使物情紓而政本固官有儀而民不輕民不輕則吾之令行將見如流水之源矣不

然使韓范復出職思其屬處簿書米鹽閒雖終日無倦亦且有所顧矣薛君行來辭飲之酒再拜以送言為懇因書此以贈庶幾條治宜者聞之亦將有所頷焉廿五年戊子冬十月晦序

贈日者張翺序

陰陽家者流秦漢以來如五行堪輿建除叢辰歷學天人太乙等書其目雖多及臨事占決各開户牖吉凶得失互背不同故漢人類以五行主之予因究其理而為

之說曰夫太極判而五行具五行具而萬物生一物而
一五行也纔有所闕物不得為之物矣静而體動而用
剛柔迭制而吉凶生焉矧二氣良能以不測為神人於
其間亦一物也吾何以追其為術也天人之際有未易
知者得之深者其理明索之淺者其說近又世道下衰
人不安分以狂妄横於中徼倖驚於外貪者以茍得為
心狷者以速達為念詢其命曰吾此去可亨相其時曰
吾今年可動彼知其然即順情恱意售其術而已我審

彼諛竟沾沾自喜圖一豁隕穫為愜是天理兩滅而人欲肆矣嗚呼風俗之移人也如是可勝嘆哉有張生翱者姿甚高業是而志篤語直而不隱觸數知變若夫誇嚴尚售其術而已者挾是游行州郡億焉而多中故士子往往與之顧接在翱固亦榮矣雖然吾將進翱於學鑪其粗而造於精資之深而遺其淺不為世俗所移不以虛高務悅習其所已能知其所未至其要安在道其在於是矣能此將見聲光四白義置百錢坐來衆問不

愈於行而求其售乎翺曰唯有是哉然行襆已具敢扳

康節之例願先學於四方可乎於是書以為贈

星九漏詩序

司録判官趙𢿱到任之明年置星九木漏於衛之汲門

上仍繪彩為圖擕之來謁再拜請題辭於後予以為政

有綏而似亟事有微而實著者更漏是也雖因象制器

特挈壺氏一士之職也然天地朝昏我則司之官民勤

息我則警之上而日月運行於三百六十度之中外而

二氣渾淪磅礴於三十七萬里之表使不出於五尺之
𢃄百有餘九之數非格物善政者其能之乎予向官平
陽亦嘗剏此以考述測驗知為匪易今司録小秩也首
此為務舉行廢典其儀物有足觀者是欲勤政率先因
器警民者矣然年少氣鋭當筮仕之初能推廣是心始
終罔閒則張希顔以夜漏分明等數事得稱為好官員
者恐他日不難至矣至元二十五年戊子夏六月入伏
三日題

淇奥唱和詩序

心有所思思而有所言託物以永其言者莫詩若也曲山河君尹南樂終更將歸西山舊隱以吾故道稅駕鐏酒談笑杖履游從日夕不少間旣老日閒心無運用感物興懷情有弗能已者即作為歌詩以示同志顧不揆乃相與更唱迭和參積日久遂成卷束總得詩大小凡若干首曲山慮其散亂遺逸欲命劉生琛第而為帙且告予以為何如予曰彼王公大人羈旅草野之士遇其

志得意滿與夫幽憤無聊見於詞章者多矣然未免有豪宕夸毗之意幽憂憔悴之狀吾輩不過道閒適安命分遣興寄詠性情而已又非欲示之他人俾後之來者萬一視所履而踐厥跡安知不有撞破烟樓者乎已而客有謂吾等不以有用為心而廢日力於此為可惜也予應之曰不然是將俾予守兎園之册耶削汗簡之青耶抑欲續太玄之經耶客笑而不答於是乎書以為淇奥唱和詩序

老子衍義序

壬辰冬予應聘至都既館壽宫嗣教𤣥逸張公與一枚者相陪來謁須眉皓白氣貌魁偉敦兮其若樸聽其言沖沖然殆有所深藴隨見所賦詩顧非澹泊忘言者尋西還求辭方知君為重陽公主𤣥學師也既而其徒執老子書請見稽首再拜為致師求序取重之懇避席拱立需命而退因勉為説云天下所謂聖人者以其理之所在治從而出焉舍是何所望於著書立言者哉然聖道

溥博該貫羣倫其為用也為天地立極為世主明道要不過以靜制躁以簡御繁以真黜偽以樸還淳以正息妄以公去私以理勝欲以法防亂而已惜也老耼氏潛輝柱下不出於文武周召之時當王道中微禮壊樂崩仁殘義缺之後萬偽竝作猝莫能覩其復思遠駕沙流高出物表抉天機體玄化吐辭為經闕憤激自成一家之言厯幾廓清澆偽再造堪輿之謂歟雖然矯枉者必過其正迨夫末流仁智異見戶牖各開曲暢旁通

肆爲駕說養生者以久視爲心尚玄者以清談爲樂宜乎晉史譏王政之虧知幾㸃河公之注今王文蜀產皓首玄學獨能拔出衆流闇索正政根於治平者爲多無乃見幾而作由儒而逃墨者耶因特樂而序云

王淵潭讌集詩序

都城西郊佛宫真館勝槩盤鬱其間有潭王淵蓋丁氏故池也栁堤環抱景氣瀟爽嵐烟瑞藹需漬襟袂方秋是焉橫陳都人游觀誠爲佳麗財賦總管王侯明之尚

義好容高出時彦甲午秋孟置酒潭上邀翰林諸公為一日之娛既而雨不克成懽是月晦復折簡來召用尋前盟也譽舄既集風日清美紅幢翠蓋間見層出天光雲錦澹灧尊席沙鷗容與於波間幽禽和鳴於林際若有以知野老之忘機代清唱而侑觴也酒肴饜飫賓主胥樂煩襟滯慮頓然一醒清適夷曠綽有餘思然賞心樂事良難四并雅會清吟烏可多得信口吐詞不計工拙諸公走筆賡和咸有所得殆山陰禊事之修幽情暢

敘笑金谷羽觴之罰酒數何多苐以率爾居前殊愧其粃糠也八月哉生明序

易解序

易之為書廣大精微範圍乾度經紀世道以一理而含萬變辭雖有盡理則無窮故說之者吹萬不同仁智各異要以修辭通變近人情關世教為切練師李公嘗謂予言監丞張君在河南為衣冠清流多藏書得前代以易名家者數千種早治其學精占筮術比歸以藝能得

官如支離覆逆建除叢辰等伎有不屑為者於是廣詢博究師心自斷集易解十卷於以抉聖心而明素志駙馬高唐郡王天資英明雅好經術一覽偉其述作勤至發題篇端有正大純雅本乎仁義與經旨不殊其於世教大有補益命藩府板行賜覲中外者無慮數百餘帙用廣發越以表其志尚義山來屬俾序其事予謂古之君子立言垂世必藉王公大人為之主張方能信其説而傳不朽如曲臺禮經由獻王而明遺制毛公詩傳得

河間而置學宫今張君遭遇賢王得成其美將見與大雅不羣之英異世而同談者矣至於淵源之傳授辭理之深奥讀者自當知之又何俟見貴鬼而設喻遇俑人氏而致問者耶元貞二年冬十一月謹題

天德柴氏悅親圖詩卷序

昔四子問孝於孔宣父雖因材而篤所答各異不過使親無所憂怡順顏情為難鄒孟氏復探源推本論臻其極曰此身能誠則親為之悅矣意者謂倘違於理雖奉

承之至溫凊之勤日養三牲猶爲不孝如其愛敬交至氣和色愉則菽水乃盡其歡矣在孔孟時去古未遠垂教警俗亦復如是況天理斵喪人欲横流於千載之後哉天徳柴氏上世爲邢臺堯山人後遷絳之曲沃遠祖有軍功以鐵券賜其家祖諱堅金季仕至将仕郎裕州芊縣尹生子懋字秀實以世故復徙居於豐治家接物廉慎有法推其嬴餘尚義好施鄉里以善士稱今壽登八秩有二配邢氏壽七十有四生四子長曰伯璵次仲

謙仲玉仲祥伯璵天性孝友善治生與人交誠慤有終始慈祥愷悌見於顔間清淡不樂仕進惟致養二親友愛諸弟為務至一門之内上下安宜和樂且耽憲司薦實聞於朝榮加旌異嗚呼世之貪狠無頼不顧父母之養且貽親憂與夫所爭僅毫髮比更相媢嫉視同氣為寇讎者聞柴氏之風亦知其愧赧矣雪堂禪師雖處方外素樂君臣父子之懿喜從吾徒遊以鄉里盛事乃繪諸圖畫形容其歲時家庭拜慶之懽將求館閣名卿見

之歌詠以序引為請予為説以勉之曰方今孝治光隆仁風德教洋溢海宇臣民感格理勢應爾然雲朔之俗素號雄勁以氣義相許今論其孝友之行固當以柴氏為稱首復能如孟氏所論誠之於身詩人所詠不匱永錫者而致力焉將見化儕類而美暢彝倫觀人風者遣名於史籍矣以是為贊倡之始云

清香詩會序

道不同謀咫尺兩間渺隔千里心有所會上下八方溥

同一雲法性三藏宏教佛智大師江浙總統沙羅巴者聞予名而喜之不知於渠何所取也一曰介應奉曹顯祖來約以清香閒適與同一會於是開禪室敞賓席蒲團烏几列坐其次佳釀數行意甚怡悅主人出寶薰娛客溫鑪回春楮煤凝雪牕日含暉岫雲借潤先之以青桂繼之以綠洋糅以熟結加之都梁棧融沈爇氣鬱膏煎黃雲作燧碧霧濛筵吟佩未染鼻觀先參或袖籠而斂瑞或心融而氣宣於是健詩脾却蒸濕燕飲助其清

勝志慮以之冲粹不知佛齊勃泥婆律大食真臘占城而相去幾何通為一洞天也衆客稽首向師曰今夕何夕餘膏賸馥沾丐如是有不可思議者第恐造物者訝其多取而饜飫也師曰庸何傷且吾之為香者衆而心香為最曰戒香定香慧香解脱香解脱知見香是為五分香天之所賦於我者如是而馨解脱知見為妙用之極即諸所謂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也貴夫能復其初而為物之靈也願此香雲徧滿空界

作為無量佛事以奉五老香供且合三百五十歲之壽祺傳初庵七十五雷若齋七十三闞靜軒六十三王秋澗七十一賈評事七十而為無盡藏說法不亦可乎於是衆賓讚嘆曰昔遠師以廬阜清勝即於東林結社絶塵清寂之士不期而至者甚衆諸人於遠遊止獨淵明范甯召而不赴豈非有不屑者哉以今論之殽雜一也心有所局二也香色執著似累乎中三也何若師心境雙清賓主兩忘不知我之為香香之為我也而以心香為主也師曰有是哉遂相與一胡盧而

別大德元年三月吉日謹序

送丁主簿南還序

古人以良能並稱欲以善而將其能也不然豈惟敗事亦且有害於而身此必然理也丁生元諒主穀城簿之明年以事抵衛來謁有頃避席而言曰敝縣僻在漢南事雖簡山𣈱獷戸氣甚鄙悍思有以教廸之於是請書其廟學殿堂門廡等額乃曰歸當辦玆一事先此之作用碇余初志耳遂授書沾沾而去後七年冬十月復見

吾於京師曰嚮云而廟而學者今已落成且有加於前及出馮雪崖所撰學記讀未竟不覺慨嘆曰一薄力之專迺致如是非有志能然乎雪崖吾熟其為人慎許可記中件右恐匪徒言雖然年少氣銳乘勢作事鮮不難至於知喜其事而不慮其中顧其近而不思其遠無後悔者鮮矣況能保已成之功而享有無窮之辭乎又嘗聞士之當官公心多而取名薄者設有過舉往往人恕而紛解汝今此來遇非常之恩千百人不一二值其

為幸不幸誠不敢必所當念者此心不使有一毫之私可也丁生其勉哉如以吾言可取念之戒之將見悔尤日寡良能並著何患乎祿秩之不吾至也既行來辭書以為贈是歲癸巳仲冬五日序

兌齋曹先生文集序

北渡後斯文命脈主盟而不絕者賴遺老數公而已寅緣蒙元李諸公與進親承指授惟貽溪兌齋未之見也及調官平陽私竊喜幸雖不獲瞻拜履綦而遺文得遂

觀覽追識公仲子輗首為詢及謝以纂録未就然徵文獻論家世而私淑諸人者固以昭昭矣先生父清軒公資豪邁以文學起家受知滎國高公雷李諸賢交遊甚款先生接迹詞林幼知力學早擢巍科既而與遺山同掾東曹機務倥偬閒商訂文字未嘗少輟至以正脉與之其奬藉如此後居汾晉閉户讀書屏去外物嚅嚌道真及與諸生講學一以伊洛為宗衆翕然從之文風為一變後二十年予在翰林前長葛薄子輶持遺編來謁

屬予序其端方得伏讀者再四不去手者累日因為之說曰文章天下公器造物者不私所畀然非淵源有自講習有素力為之任者未易與議若先生之作其析理知言擇之精語之詳渾涵經旨深尚體之工刋落陳言極自得之趣而又抑揚有法豐約得所可謂常而知變醇而不雜者也所可惜者古文雜詩僅三百首盖先生年方不惑瞑廢於家又為人慎許可片言隻字不輕付人嚮使展盡底藴大開文寶極其所到肆波瀾而侈光豔

則與元李麻劉竝驅為不難矣巽時版本一出學者爭
先快覩俾中和之氣沖融粹盎裕四體而適獨坐如太
羹玄酒寄至味於淡泊者庶幾先生之所尚云不肖衰
老懶於筆研敢直言所聞見而知者以塞其請焉大德
二年人日謹序

秋澗集卷四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秋澗集卷四十三 四十四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沈咸熙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録監生臣蔡本崇

秋澗集卷四十三

元 王惲 撰

序

紫山先生易直解序

紫山胡公年未强仕應奉翰林潔居官舍者幾十載致力讀書究明義理期於遠大取易卦辭編書屋壁時不肖忝在言列過而見焉詢其故曰吾朝夕洗心將範模

四聖人庶幾言行適宜而寡尤悔焉非特說夫言奇而法也識者已以通材有用許之爾即地官佐省幕總尹大郡提憲外臺平生藴藉見諸施設其至公正大之論卓畢特達之舉固不可枚數要之伸吾志行吾道不阿合取容於時不俯仰勉從於衆可行則行不可行則止其晚節脫屣軒冕笑傲林泉進退兩閒知命隨時從容中道葢棺論定皆曰紫山曠達英邁士也稽余疇昔諗其得於易者為多初不知其有所著述公没之三載嗣

子伯馳攜所著易解懇題其端公與僕自弱冠定交氣
義契合互為知己今雖衰懶撫其遺書忍無一言發越
潛輝夫易聖人憂世書也純粹精深通貫三才理包萬
彙其用必須見於開物成務之實然通其變必當達其
辭達其辭欲見諸用者不於先覺躬行踐履之實跡而
取法焉未見能造其突奥也昔宋名儒劉斯立作學易
堂記但序日用常行事而曰余學易矣論者以為得體
況紫山踐履工夫形諸事業復推己所得纂而成書啟

廸後人可謂得聖賢忠恕之道矣學者復能考公平昔操履得其端倪以之尋繹隱賾奥妙之旨則思過半矣

大德二年冬十月八日謹序

總管范君和林遠行圖詩序

燕趙自古多豪邁慷慨之士雖時移俗易不復千古而海山沉雄通貫斗極鍾靈孕秀間亦見其人焉和林迺國家興王地有峻嶺曰哈喇達巴大川曰伊克穆稜表帶盤礴據上遊而建瓴中夏控右臂而扼西域盤鬱

鬱為朔土一都會然去京師數千里地連廣漠氣肅玄
冥中土人聞話彼間風景毛髮森豎已不勝其凛然矣
况行役於其間哉至元丙戌詔皇孫晉王於其地建藩
開府鎮護諸郡燕人范君嶽卿早以湯液供奉嶽卿為
人讀書尚義以功名自憙識達時務臨機果决非特以
方伎進也凡侍行者三往返焉所謂沙漠寥迥風雪寒
沍險阻艱辛備嘗之矣其志益厲氣益振曾無退縮顧
避之私今人暫適數百里間者輒有離別可憐之容抱

被入直省署徬徨顧妻子語頬刺不能休較以嶶卿之事非豪邁慷慨者乎宜遂雅志擬美仕而収功於藥籠者不止邯鄲故步也友生尚藥長段鼎臣壯夫為人擊節嘆賞之不足復持所繪遠行圖將求名公歌詠庸彰其名譽屬序其端予謂嶶卿志行固可振衰激懦為臣子忠勤之勸復欲形諸歌咏庶有聞風而興起者焉大德二年十二月臘日序

易齋詩序

予往歲需命延芳東淀識供奉姚君於稠人中儀觀秀偉襟量伉朗及聽其談論灑灑有斷決固疑其非建除流也舜卿河東人少博學起法家為專門嘗從事憲司以平反稱用薦來京師當塗者將處之秋官司平既而侍從官有以善占筮聞者一日緹騎到門以所詢上對多徵驗中事幾由是待詔金門日承恩睞者蓋有年於茲四方稽疑問計者胥以正理示之曰人事順著蔡不吾戾也皆知所止而去然舜卿資耿介負才氣思効用

於明時者為切顧是覆逆有不屑為者足跡亦未嘗及權貴門墻求展其所藴賢士夫歆其志尚如此樂與之遊從嚴範泉嘗題所居曰易齋率賦詩極口幽賛近持嚴翰相過屬題其端且曰厚吾平生閣下十年幸詳之過此非所知也予告之曰昔劉斯立記學易堂但筆其夙昔日用常行之事洗心工夫不一言及論者謂得體蓋易之為書聖人之世為盡人事作也吾用既明道固在其中矣嗚呼舜䣐胷中自然之理善學不言之妙與

斯立其亦同然者乎元貞乙未冬十月望日序

洪洞縣王舜卿敬親堂詩卷序

昔賢論孝子之事親也務為敬愛交至恐其恃愛而怠慢生故父子異宅而處復慮孝愛簡而弗洽迺有問搔痒痛之節所以廣其敬愛也然宣尼語孝之大經以不敬其親謂之悖禮徒能養而禮法不足又深警於言游蓋明孝之用固有愛敬之別究其本體主一無適與親之重事之大復何以加於敬乎予官晉府者五年得純孝

之士曰王君舜卿舜卿世居洪洞縣東陽里自曾祖惠
祖誠祖母張氏繼享遐齡子孫俱以善事聞舜卿夙承
家範復知讀書勵行增益其情文之不足者奉其父伯
玉君恪供子職謹身節用惟恐甘旨之有闕也氣和色
愉所期致志之樂也孺慕情至洞洞屬屬如不勝而有所
失由是取信於朋類傳美於鄉閭僉曰舜卿誠孝人也
予嘗過其廬扁曰敬親庸表順德後廿餘載予在翰林
其友人中省東曹掾郭文卿相過而請曰舜卿自經翰

學先生題品後信道愈篤家居教授克終孝養有司辟
舉辭皆不應邑大夫洎士之能文辭者咸歌贊之然未
免為一鄉士也不肖交最欵將求詩什於朝士庶播其
清譽幸念疇昔賜以序文予謂文御曰河東三聖人所
都平陽實放勲所理其至德之所感格深澤之所涵濡至
今尚有存者晉御乃晉産之良孝行既超乎流輩隱居
復求其志尚自可追遺風而厲衰俗矣昔唐董召南隱
居行義昌黎先生作詩發其潛德宋徐仲車力學至孝

紫陽朱公特書卓行二子之名因之昭晰顧予衰老其言豈能為人重輕哉文御曰士志獲伸於知己後生借重於先進此理之必然況嘗趨下風而接清光者乎不然幽隱之士烏能名於後世耶予曰有是哉於是乎書

大德二年戊戌歲重陽前二日序

雪堂上人集類諸名公雅製序

雪堂上人禪悅餘暇樂從賢士夫遊諸公亦賞其爽朗不凡略去藩籬與同形迹以道義定交文雅相接故凡

有營建游謁或懇為紀述或贈之詩引三十年間累至數百篇非好之篤求之切安能致多如是耶乃自諗曰緩標玉軸藏之篋笥銀鉤翠琰列之廊廡焚香煮茗玩味者有時拂拭塵埃披讀者有數不若纂為一編刋之版木用廣其傳遂詣秋澗翁以序引為請予詰之曰夫浮圖氏一生死外形骸百年斯世電露起滅事業功名一歸虛寂而後已今吾輩既以不朽計實其空無復欲申衍徽義其說何居師曰在吾教法中凡嚮善積行述

贊偈為之證據令某踵雁塔之故例續千佛之名經集羣英聚衆美期欲布恒河沙界等須彌盧共傳為無盡藏不求詞林大居士為表暴其端倪鼔舞其宿緒是猶以明月之璧夜光之珠無因而暗投可乎予曰有是哉昔文暢參寥子愛仰昌黎東坡名徳屢造門墻二公以墨名儒行時與其進至贈之序贊雄深雅健與時俱新膾炙人口由是後世知有二僧之名雪堂其亦文暢參寥子之流與至於行業風義讀其文須其詩自當知之

絃不復云

樂籍曹氏詩引

樂籍曹錦秀綫度清歌一日來為予壽因詢之曰汝以故家人物才色艶麗風韻閒雅知名京華為豪貴招致逞妙藝而佐清歡日弗暇及不知何取於予而得此哉曰妾雖不慧請觧之無猥以薄技陳述古今興亡閨門勸戒必探窮所載記傳詠詩掇採端倪曲盡意趣久之頗有感悟欲為效顰願乞一言為發越俾妾姓名得見

於當代名公才士題品之末庶幾接大雅之高風一時增價飲靈芝之瑞露七竅生香不同落花飛絮委跡於塵泥聞耳先生寧無意乎曰予少有志於時中年多故每感事興懷登高作賦以攄其底蘊由是頗以文字知名今老矣百念灰冷有瞑目澄心燕坐焚香而已惟集賢翰林諸名勝擅文雅而足才情念芳魂而餘蘊藉者肩相摩而踵相接也琢肝腎而製錦綺因咳唾而成珠璣摸寫鶯花之狀形容月露之情只在揮毫之頃耳彼往

求而得之如杜秋娘之善謳金縷薛校書之秀發蛾眉元相國杜樊川皆贈寄詩什語意清新膾炙人口自可因之以傳不朽尚何俟粃糠之辭簸揚於前哉曰請即書此語令妾持之以為先容叩蓬萊瀛洲之境而問津焉不亦可乎

磁州采芹亭後序

采芹亭者前州倅劉漢之所建也予自壯年宦游河朔間每過滏陽遽必趨拜楊公而去一日先生率予謁州

之類池也此類之廟學指其廢而未理者曰此郡庠也此類之采芹故址也承平時學校之盛視數州為冠吾雖耄要當修完賡復舊觀據當時所存者雖一瓦一石俾保之勿壞既而先生下世壬辰冬予復過滏陽所謂芹亭者巍然如翬飛翼跂宛浮波面荷香藻影曉風涼露士子游息徜徉其上沾濡芬霏歌詠思樂殆有登瀛之快已而翰屬曹生因求書其事楊公疇昔之言不覺蹶然於中雖罔及施勞使來者是心不匱實先生有以錫之

我其可不念哉先生名威字震亨承安人姿剛直有文章
議論少嘗以蓍兵為儒將有功西夏建元初年中書嘗
召為詳定官已而言事以星變勸大臣宜解機務以避
賢路不然且有大咎不聽遂拂衣南歸教授鄉里壽八
十終於家迨至元五年襄陽破呂文煥出降五月北覲
過磁先生贈之詩云連陰六十日平地一尺水今朝與
明日淋瀝尚未止此者天垂戒其中有至理降將呂太
尉飯畢行欲起偶爾得會面舍館接爾汝自言鎮襄陽

於此今五紀為惜萬人命此來非為已聖王錫深恩髙爵還故里一飯尚有報盡忠從此始余謂我國家萬方同一軌得之無不得東南一隅耳向使君不來宋歴能有幾人生苟冨貴直筆一張紙見說李陵生不如張廵死呂為之斂衽而去撫卷懐賢豈勝感嘆若能取孟亭例祀先生於學宫俾死而不忘儲宫祝香回洒汗而書

雪庭裕公和尚語録序

至元丙子夏予考試河南由汝抵洛崧前勝槩盡在目

中只欠少林一遊耳東行擬取道轘轅㕍饜宿願竟以
事奪不果耿耿在抱至神遊洞閣兩花繽紛恍與真遇
今年甲午冬萬壽主僧圓讓偕少林惠山來謁因及山
中物色與向夢不少異相顧一笑乃有是耶遂袖出一
編曰先師雪庭語錄也仍合爪前請曰公山林清興雖
未稱遂幸題辭篇端以為他日張本寧無意乎予以事
與心會似非偶然者按所具謄說以應懇求雪庭初參
萬松秀公萬松得法雪巖上人縱橫理窟深入佛海至

於游戲翰墨與閒閒屏山二居士互相賛嘆為方外師友其器業槩可知已師參禮閲十寒暑獨能秀拔叢林得根據為奥遂出世主奉福精藍繼應少林敦請招提禪剎號中天名勝板蕩後增崇起廢頓還舊觀緇徒具瞻蓊若海會於是歘龍庭而振舉宗風敞五林而宏闡家教因緣會合傾動一時以無礙妙辯現當機應身處統堂第一位者葢有年於兹從是而觀自非克荷佛乘大異倫類機鋒峻整逈出物表者能如是乎今古本已

淨真如迹空學其法者能鑽研故紙即心印所在求向上一著恐不待夜雪橫腰而悟面壁西來之意蓋有之矣吾未之識也是歲仲冬開局前三日書

孝節王氏詩卷序

傳稱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蓋天地之常經人倫之大綱也然風霜别草木之性衰俗表幽貞之節求之於今王氏其人也父振北渡後嘗為州權司年耄無嗣納州将劉六郎為門倩得一子甫半歲而婿亡既而

父以女年甚艾且無毋氏議復館甥於室女聞之跽父前而言曰家貧無嗣世之常事婦人再醮奈名教乎有誓死而已父壯其志遂寢無幾異母弟用國俗欲行續娩王氏出好言置叔於姑前以人倫正理折之曰寧守節而死不失節而生且夫者天也天不可逃行違神明天則罰之即欲自戕賴左右救而免叔亦感義烈而止時劉帥殁已久世業扶疎諸子分居其姑秦氏亦無子孤影煢煢空闈索處王氏善組紃以供日需提挈子傑

歸養秦氏以極孝恭教其子至通習儒吏致卓有所立於是風動鄉閭義激行路耆舊士夫交章舉保蒙旌表門閭曰孝節王氏之里嗚呼光顯哉及秦亡顧劉氏三代浮殯淺土子孫游宦力不暇及遂獨營墓田總理塋具凡溝合者十餘窆鄉人來觀無不驚嘆曰丈夫兒有不能辦者何賢孝如此王氏處寡四十寒暑言笑未嘗露齒素髮盈簪氣貌幽閒所謂老而益堅者也鄉里偉其嶶美一日子傑來請文因泚筆而序之庶幾備采

管彤區明風烈者演柏舟之誓云

嘉善録序

刑者成也一成而不變民之生死俗之慘舒係焉故君子悉其聰明致其忠愛而盡心焉在唐虞三代之際風俗淳教化備已有輕重適宜矜恤良敬之感況肺石雪究棘林夜哭之後哉此疑獄折獄等集所由作也大都路總管府推官李君威卿少習城旦書以儒術飾吏事復取經史子集下逮百家之説凡關於刑憲者撮其機

要纂而從類先之以歷代法令輕重沿革著明其體繼之以聽斷節目之詳彰施其用凡三十二門名曰嘉善録一日攜示秋澗翁懇題其端予雖衰耄胷中耿耿尚在士有好學而兼善者迺喜聞而樂道之自政教陵遲獄辭繁閙事至持難手有未易措者故職任推理衆為抵諱然協中輔治之具雖聖人視之為切務者孜孜焉存心而盡意可謂超出於流俗之表矣況有致知之資居可行之職當推鞫審決之際屬類比事稽古準今融

會貫通俾時有稱平不冤之譽爲不難矣昔宋祥符間有獄官張慶者以矜慎自持其囚徒飲食湯藥卧具必加精潔其後子孫奕葉登第顯官於朝論者謂慶平昔重邮獄事陰德致然况殫精覃思盡心於五罰五用者哉慼卿尚勉行其所學善推其所得而愛物無善之澤詎可量耶

西巖趙君文集序

西巖趙君系出遼勲臣開府公後遭時多故家業中衰

西巖崛起畎畝從龍山呂先生學金自南渡後詩學為盛其格律精嚴辭語清壯度越前宋直以唐人為指歸逮壬辰北渡斯文命脉不絶如綫賴元李杜曹麻劉諸公為之主張學者知所適從惟虎巖龍山二公挺英邁不凡之材抉邁往凌雲之氣用所學所得偃然以風雅自居視李協律趙渭南伯仲間也雅為中書令耶律公賓禮至令其子雙溪從之問學由是趙呂之學自為燕薊一派西巖受業適丁茲時探究其淵源沉浸乎醲郁

加以立志堅篤講肄不倦宜傳遺緒最為知名士捐館後十五年子天民攜所著述西巖集見示求引其端迺為之說曰文章天下之公器與造化者爭衡為之甚難故得其正傳者亦不多見豈非天之降才不易而人之器識亦有限量耶惟就其材地所至學問能就以自得有用為主儘名家而傳不朽若必曰須撐霆裂月碎破陣敵穿穴險固者方可為之則後生晚學不復敢下筆矣如西巖之氣淳而學古材清而辭麗自足以攄平生

之底蘊為後進之規模異時有大辭伯出如王臨川元新興纂李唐之英華續中州之元氣序文章之宗派者則於是集亦有取焉

遺安郭先生文集引

關輔天下形勝地有終南太華洪河涇渭為之襟帶姬周之所積累漢唐之所經營雖時異事改彼忠厚雄傑之餘風山川英靈之萃秀而在於人也意其必有瓌奇文雅之士生乎其間僕嘗思一遊求其人與之縱奇觀

歷遺跡羙山河之良是嘆興亡之無窮豁達芥蔕以忘吾憂寤寐平生未遂斯願至元乙亥冬猥判晉幕爰緣迎謁抵華陰東歸殊悵然也爾後每自秦雍來者必為訪問雖得其髣髴而士之聽見初不知也大德庚子春方謝事不出有客叩門剥啄自稱奉先郭良弼邑甫攜示先世遺安先生文集請引其端細為披讀葢信道篤燭理明攻詩文為韻門之業者也豈非向所謂瓌奇文雅之士乎雖未西遊其山川人物已在吾目中矣奈何

衰老懶於論載請益勤乃勉為之說曰文章雖推衍六經宗述諸子特言語之工而有理者乎然必需道義培植其根本問學貯蓄其穣茹有淵源精尚其辭體為之不輟務至於圓熟以自得有用為主浮艶陳爛是去方能造乎中和醇正之域而無剽切撈攘滅裂荒唐之獘故為之甚難名家者亦不多見惟周卿先生天資冲粹內守峻潔自幼力學為健舉子中年流離不易所業故德望彌高文學益富致遠近尊禮又少日以外孫行接

際蘭泉先生所交麻段孟李諸公皆秦晉名士其資之深學之博與夫淵源講習可謂有素矣故詩文溫醇典雅曲盡己意能道所欲言平淡而有涵蓄雍容而不廹切類其行己藹然仁義道德之餘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信乎其有言也所可惜者連蹇場屋不遂一第侍講省幕道弗大行然信於今者不必傳於後晦於始者其終必顯曰顯與晦必時之待揚雄氏所謂五百年必得其人然寥寥四海豈無知音者恐表聖之言乃為通論

況有賢子孫為之揚顯者哉今文治蔚興學者日衆異時板本一出有序關右之宗派究蘭泉之命脉者則於是集知所崇尚矣

翁三山史詠序

自伯魚趨庭宣父訓以學詩俾興起志意通達事理造夫大學閫域由是後之學者有以取法知所適從伊川先生嘗欲體詩叙童子切務令朝夕諷誦發其意趣蓋遵遺旨也六經之外其次莫如史然載籍浩博初學者

欲遽涉獵譬如算丹沙海上成功何年故前世有帝王鏡略小學史斷蒙求箋要等編皆誘之易以覽誦速收見效今慶元路總判三山翁侯元臣復擴充前人規模取通鑑編年事跡顯著者綴聯五言絶句二千餘篇其歷代之隆替君臣之得失粲然具列辭直而不晦言簡而意足使初學者讀之易曉而難忘庸他日融會通貫之漸或曰牽合章句破碎全史不幾於篆刻雕蟲之獘乎予曰不然聖賢進修學有大小傳有後先子夏所謂譬

之草木區以别者為得之矣況翁侯是作特為童蒙所設就其所成就而論可謂祖聖訓述賢傳攄己志惠後學好古博雅者矣大德四年月日謹序

燕山王氏慶弄璋詩引

史館簡閱王生子憲自其先世以篤行至孝培植根本子孫奉承家致屋潤復能尚義好禮為名公賢士夫稱道都城人物浩繁由是王氏以孝義知名子憲幼蒙訓誨卓有所立以良家子選侍閤門擢直玉堂謹愿文雅

出色同輩有光故家所不足者嗣續為念大德庚子夏
佳氣充閭璋輝呈瑞犀錢玉菓已浴蘭湯綵筆栢弓載
臨晬旦以予在院中最為耆舊來乞名乃取先世積善
而不近名種德而不求報命之曰餘慶先儒有云善惡
之報至子孫而後定又云賢者必有後王氏其有子也
宜矣謝庭春好羨玉樹之臨風竇桂枝榮望讀書而有
日徐卿二子少陵有歌嗣深晬日涪翁伸頌凡與往來
者皆宜作詩用展光賀

贈李達之詩序

李達字達之汲郡人世將家既長游燕遂占籍焉為人慷慨樂易好閒便静以相術行於時然不以藝自矜與僧西雲相善講主和一日以領宗門事為問切語其徒曰汝師不數日遠行尚欲何為不浹旬而逝又同術者指一井工有坎陷斃不出來日達曰否坎陷則無將縊而死果然南宫程總尹以除日訪之曰喜只在此日口未落而除下其應驗若爾僧龕禪榻曾不惜朝鏡之蹉

跎醉袖節杖常歷遍春烟之巷陌世味宦情兩皆泊如其兄顯道以偏師戍瓜步殊光顯也書屢招不赴或疑焉達曰兄安余無所希冀何往其安貧守分如是者有屋數間在崇仁東市門田五頃近潞水澹臺里歲得租粟自餬其口云

義齋先生四書家訓題辭

義齋先生姓石氏諱鵬字雲卿父璧自五臺東徙唐封家焉世傳儒業中戊戌選終保定路勸農使先生早以

文行師範一方至元丙子用辭科魁多士資純篤恬於世味惟閉戶讀書務為無所不窺四書小學尤所致力集其所得遂至成書沉潛玩味者有年反復更易初不去手易簀際屬其子承義等曰吾平昔精力盡在是書藏之家塾詒訓子孫吾世其庶幾乎承宗奉遺命以敘引來請僕憶提憲燕南時按行屬縣與先生有一日之雅今雖衰耄忍靳一言庸慰存沒夫四書所載性命道德之懿修齊治平之方道統所由傳授學者所以修習推

明天理維持世教如水火菽粟日用而不可闕伊洛名公後宋諸儒集解纂疏論之詳矣近年上而公卿大夫下而一邑一郡之士例皆講讀僉謂精詣理極不可加尚先生復能沉浸濃郁含英咀華發先儒之未及附己意之所見自為一家之說其學與志可謂勤而知所務矣蓋士生斯世不可虛拘出則行道濟時隱則立言垂後況性命之理仁義之端非由外鑠皆性分之所固有職業之所當為盡其在我者而已初無先後淺深之間

故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子夏亦云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是則先生著述之本意也若秖以篤信好學修辭明志遺訓子孫啟迪後學折衷聖賢則義齋之名亦當傳聞於後於是乎書大德辛丑歲孟夏吉日題

義齋先生小學家訓序

義齋先生補註小學書藏之家塾未嘗示人治命其子承宗曰當攜謁秋澗翰學庚明吾志先生既沒鄉邑士

人楊飛卿將板行焉承宗致遺命懇求序引僕向游宦
趙北與先生嵩緣私覿欵洽則未也用是追念疇昔敢
攄臆見昔晦庵朱文公旣集註四書俾大學之道體用
本末昭然顯著復慮童蒙之士弗知趨向次第不能入
道義之門造治平之域復述此書俾為師者知所以教
弟子知所以學雖曰小學其文辭雜出於聖經賢傳百
家之書言微行懿顧先師宿儒究竟踐履有終身不能
盡者近年科舉不行士趨實學曰師弟子云者專務講

明妝功致効舊有標注未極詳備今先生之注究其淵源辭古之奥與夫品節度數之詳隨其繁簡而具載焉純直明坦俾初學者覩之易於省解如陟高而得梯階濟深而遇舟楫其急先務應時求不為無補先生諱鵬字雲卿自號義齋保之唐縣人隠居求志潜心著書不求褎襮吾聞積善勤學報施不及其身而發越於後者必大則是書之出先生之志之學光明於時也審矣

西溪趙君畫隠小序

予既冠受館於漕使周侯因與門下士趙君子玉游久之熟其為人資清雅而有幹局心機巧而善繪事其初家藏營丘遺墨朝夕愛玩不去其手遂有所得繼遇東丘畫工沈氏指授筆法又嘗西遊太行窮巖岫之深峻視雲烟之變化當其情得意會留連忘歸動經旬月由是於仁智妙趣得其動靜之理又操觚染翰覺心手洒洒無留思嘗為廉右相董承旨及僕作廉泉野莊秋澗等圖景氣蕭爽雲烟清潤筆簡而意足其寄興雲霞放

情林壑有淡墨寫出無聲詩之譽或譏懷材抱技不沽價以求售曰人物者天地之幻化圖畫者又人物之幻影彼功名烜赫富貴薰天者倏忽之頃已歸磨滅況帚布之士欲取聲華於虛幻之餘不幾於惑歟然所以孜孜於此者特遣興適懷寫吾胷中之丘壑爾聞者爲知言大德辛丑夏邂逅都城爲予臨楊息軒緑野探梅圖髣髴三昧不傳之妙復懇懇於予曰僕老矣技進止此幸惠顧序述平生傳遺子孫乃語之曰昔曹霸樂藝而

忘貧賤郭熙頭白餘筆力少陵山谷為賦丹青引秋山
歌攀附驥尾名垂不朽顧僕何人敢望於二公哉趙君
趙君其奈爾何子玉曰不然前賢後賢其揆一也古往
今來各其時也顧在中朝聞望老於文學者孰出公
右言念夙昔能無情乎既不獲已乃援毫而識之趙氏
系出柳城官族當天兵南下父通福以義勇附太師國
王帳下從定河朔屢立戰功壽終定武漕使周侯以葭
莩故表其勞績蒙先朝收録二子仍復其家仲列名侍

從後歷尉完利等州州尹次曰澄即子玉也受中山三司使晦跡管庫餘三十年無毫髮點污蓋其胷次脫洒不為物欲所累故也五子秉仁秉溫緣父好尚亦馳譽丹青云是歲秋七月上旬二日秋澗翁謹述

崇真萬壽宮都監馮君祈晴詩序

大都辛丑夏仲暑雨大作霑霪不輟至五旬之久泥塗坎陷車馬不通潢潦漲漫浸貫川澤小民咨怨農夫告病崇真萬壽宮都監石泉馮君乃謀於道衆曰吾輩奉

正一法以祈禳為業覩其如是雖不吾以安可坐視而弗救耶於是致齋潔肅儀物籲告穹蒼飛檄諸部懇以七日為開霽之度及期果六丁斂虐曦馭騰光士庶獲覩天日晴明之快免昏墊陷溺之苦於是羽客儒流咸作詩讚揚湖廣儒學提舉戴月澗以序引見屬戴交久情欵有不能已者廼題數語姑塞其請予嘗讀洪範九疇觀天人相感之際隨所召禎祥災沴應之吁可畏也故三代君臣遇災知懼固曰修己敬天為務而禱謝禋

禜盡諸人事者自不容已逮漢靜應張公以神道設教體含清虛用周慈憫為國家祈天永命為黎庶祓除不祥由是祈禳祭醮自為一家之學傳授科式符籙具在也然得其人則法靈而著效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傳曰至誠感神又曰至誠動金石道雖殊途其致則一若石泉馮君之祈晴有驗其亦持守誠敬祭醮精嚴善於宏衍宗風者哉諸君作詩稱美不亦宜乎其年秋七月廿三日秋澗翁漫書

窮闔飄泛逝川東千里嘉禾一雨空攫攫複翎雲影外林林萬木水光中慘舒何待鞭奇石禱籲端能格上穹千古盟威神力在崇真壇下振高風

紫山胡公哀挽詩卷小序

挽章者哀傾逝而寓夫所感之辭也予於紫山既哀之而復有以惜焉紫山起諸生進擢館閣揚歷省臺官至三品壽幾七秩順受委正略無慊愧於何嗟惜所惜者材超卓而不凡氣正大而不替可以挺公論而勵衰俗激

清風而作士氣迺曰天柱峯摧少微彩晦士林憔悴失
所景仰不知乾坤純粹之精山川英秀之藴幾世幾年
氤氳感會復生斯人此黄鳥之詩薤露之歌有不容已
者忝與紫山三世交遊氣合情欵故其子典簿特屢徵
鄙作既序夫易解復記其祠堂今夕以斯文為念孝心
追遠誠宜嘉尚顧筆力衰薾奚能發潛德之幽光倡作
者之端緒然睠懐疇昔重以陳太常北山之請敢攄平
生所得於公而可深惜者冠之篇首云大德辛丑歲秋

仲哉生明秋澗書

朝儀備録叙

至元辛未歲大内肇建始議講行朝會禮儀葢所以尊嚴宸極辨上下而示等威也然事出草創不過會集故老參考典故審其可行者而用之其後遇有大典禮准例為式祗取嚴辦一時執事者各司品節其禮之全體亦不能究其詳而通貫焉逮侍儀舍人周之翰供職乃纂述物色儀制之品班次度數之則曰朝賀曰策立曰

閒讀皆其已行而可驗復圖注以致其詳皇儀縟典粲然明白目之曰朝儀備録攟于秋澗翁求考辨焉乃告之曰汝外祖文康公羽儀先朝粉飾皇猷號禮文稱首汝父松壑侍儀初事綿蕝獲預選習今汝從事於兹又復有年其見聞之久講習之熟可謂專門學矣況禮之大綱本乎天理之自然節文儀則由人情而折衷不容強知妄擬措私意於其間雖聖人不過祖述既往隨時去取故孔子曰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所以行

之者極乎敬慎而已故曰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則是書纂述非惟備豫考按即事可行若有集國禮而編會要者亦將有所取焉大德辛丑歳立春前五日秋澗退叟題

恕齋詩卷序

郎中李侯正卿其先世佐金祖開國子孫衍慶傳嗣侯爵易代後軒裳蟬聯猶為燕雲鉅族正卿資明豪踈財樂善有子二人俱教之讀書勉勵資藉之者惟恐不及

與古人愛其子教以義方之說吻合衣冠修整僕馬鮮明喜交遊遇事慷慨與物無凝滯蓋有志於富貴利達者也人爽約以負之量廓然而能容或非禮以相干但理遣而不校尚恐其守之不堅行之不力乃榜其宴息之所曰恕齋又為未盡也質之於秋澗翁將求諸名勝題咏庸勉其不逮乃告之曰夫人之生稟精五行有情有性仁義禮智生之於中所謂性也喜怒哀樂愛惡欲感之於外所謂情也聖賢存養樽節求合乎中而已其

恕云者既盡夫存養之功復推而為應物接人之道故曰推己以及物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蓋由內以達乎外自漢以來不能體認聖賢求諸己意思遂以恕為寛容之稱雖范忠宣之賢亦有恕己恕人之説是狥外以遺內也何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哉今夫己之善推以及人其不善弗加諸彼則物之應於我者皆善自無岀悖來違之戾尚何寛貸容恕之有今正卿既識其用復能明其體由末以達其本曰就月將緝熙光明則違道不遠

矣雖然比之貪冒無厭黷於貨財較班資之崇卑計利害之得失不至傾陷攘奪而不止者為之猶賢乎已某年月日秋澗翁叙

秋澗集卷四十三

秋澗集卷四十四

元　王惲　撰

辨説

日用

講究義理其用有三體認明白臨事能施為出一也道義傳受必託於言辭筆頭發明出來二也其或諸生請益發藥啟廸化若時雨三也至若都曾經歷只為目前

不曽專心理會又不能記誦乍了若無使此心茫然如道傍空舍諸物得去來住持不敢認為己有又學既不固及人說著方才省記終了自無所得前賢力學須先除去此病攻苦食淡不為一毫外物移動屏隳氣𣪠放心一主於敬不雜觀不過分此或未畢輒復他務纔作復輟今日已過而有明日管得無時定志帥氣如下硬寨確乎有不可拔之勢一物一事不輕放過窮理盡性至於命而後已性與命只是一個理而已若有所得即極力存養晝

見之於行事夜驗之於夢寐使眞積之功日新一日不使頃刻間斷不恤乎時之利不利不問乎人之知不知將所樂自喜專以推崇天爵為至古之學者無不盡其極者恐不外是不然困而不學生而為斯民之下不知所以學老而為乾沒之人良可哀也此皆予之錮疾遂書以自訂非敢示之他人

書太極圖後

嘗觀宋一代道統傳授獨推濂溪元公為首及究其功

用有渙然氷釋者葢先生始明太極陰陽五行性命之說以開萬世沉迷之惑明一出於中天故也夫太極者何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以一而含三者也老氏所謂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者是已為太極判而有天地乾坤既位然後萬物育焉故理可見而道由是而生道者循其理之路也其性之與命尤坦然明白性者理之所從出理也者只是純一四端而已固無有不善命者氣之所從來氣也者變化錯糅有清濁厚薄參差不

齊之間曰賢愚曰壽夭曰貴賤曰富貴一隨所遇而稟之者更無旁入曲生之理濂溪先生以前只為先儒不曾尋出氣質性來雖有混然上中下三品之說終是不可窒礙學者又不致思或求而不可得者往往溺於邪說未免隨人作記以至迷惑空而不返可哀也哉若先生之圖之說其有功於聖門惠夫後之學者可謂大且深矣其使輪迴宿習荒誕不可致詰之說一掃而無餘此所以尊居圖首為道統之宗也若以作一個分陰分

陽之圖說了是齊其末而不揣其本也

體認

自古至今止是這些人情止是這些事理聖人裁量備盡六經罔有不具後之學者學此也既能通曉窮理正心行己臨事之際觸類相應以較其己之相合與否若事務之來既不體認前言往行以酬酢而應變此與不曾學者何異是最吾儕大病既不能踐跡將何以造其室乎亟當思體認之方從何而入可也戊子夏四月十

一日晨起偶書小子其志之

氣志

人志不定只是氣為之亂氣既亂却為動静無常於中互相奪爾若安命順處不以我之所當得而易其彼之所不當有者人無日而不自得也如是則何患志之不安理之不明氣之不充者哉或曰所當得者何即天之所命於我者是也不當得者即天之未嘗付與我者此君子之所以亟當知也或曰知命不然則謂之不受命

不受命是謂之逆天故孔子責子貢而貨殖焉者是也

天人爵

天爵志清明而壽人爵氣濁亂而夭或天或人能壽而不亂者惟有素所養者能之曰養者何至公無私而已

孤立

人生天地間立甚孤特賴有四端在我然後迺有所倚如伊尹之恬於放甲西伯之安於羑里周公之坦於東征孔子之泰於厄陳武侯之必於復漢蓋倚是理為用

而後大有所立者焉故傳曰君子獨立而不懼其是之謂乎不然一身心之微其何以禦不測無窮之變乎戊子夏五月甲午積雨開霽晨起書於露堂西序

孟莊不相及

予嘗疑孟與莊皆同時間人終無一言一事相及者恐是蒙莊閉戶著書罕與世接迨身後其書方出遒讀陳氏輯語陳名應童字景雲三山人大意畧同謂當時無人宗他只是於無處自說然亦止是楊朱之學但楊氏說得大了故

孟子極力排之戊子重九前一日書

自得

誌者發其心於内故納諸壙中以告化者碑者表其德於外故植之神道以鑒來者又曰誌者記其心之迹也碑者揭其事之著也

朋友

朋友列於五典其所以為重者志同而義在也故檕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不然其與走者類聚而

同遊飛者羣分而共集蓋幾希矣詩人以伐木廢特表
夫友道之缺深有旨哉

五常

五常之道仁為體而四者為用義與智陽中而含陰禮
與信即陰之一定者也曰陽中而陰蓋運動離合有吉
有凶者焉故也

陰陽之道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九峯曰陰陽以氣言道者陰陽

之理予曰理者氣之所以明所以幽所以生所以殺所以舒所以慘所以為君子所以為小人世之所以治世之所以亂戊子冬十一月十八日戍鼓作燈下偶書

讀孟子或問

四書或問獨鄒書多設疑詰難何也孟軻氏終是去聖人一間辨論之際其言英氣發露不無激切輕重之異故文公於此頗詳講明折衷要使不詭於理先後一揆而後已何則溫公大賢也猶有疑孟等篇況觧之云乎

此晦翁惓惓於是亦臨川翼之之意也入伏後三日課讀此書偶閲偶書晚學小子題

恩多怨深

此余平日事也或者曰君上命人生物者天也物既長不得不克制其土自然理也此陰陽家論似亦有理然不若以人事評之謂如我以禮待人人不見答未免有所不平不平之彼則乃有怒意我當責其不平以恕心待之寧人負我

雜記

聖人之道如長江大河人人得以飲之然飲之者有多有寡為江河者不能使之一一均同其量任其自然而已不然恐造物者亦太勞矣余謂師授學者以道亦當如是既以自警且示韓陳二生八月二日偶書

分絶

伊川先生云嘗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況今所親戚故舊昆弟朋友夫四者天理當然

之分廢將無遺可哀也哉祇是計較於我善惡有無相益為事與之離合耳靜言思之物則既蔽近於飛走人既與非類相雜處幾何不傷於夷也可不慎言謹行凡事點檢以先周身之防而存遠大之謀哉至元戊子歲臘日書

無音

萬物受氣於天音者情之所由發也以政有得失而音有乖和雖極亂極困未有情不宣而音不作者如幽厲

之世正音遏密變則不能無也至於當有絕無豈困而不暇作伏而不敢出其或善不足以法惡不足以戒亦若天變之無所見乎三者必有一居於此矣於是感而書之

得失

人之得失一係乎命之通塞若既得則不當過恩於其所舉揣其己才如何耳失則又不當致怨於其所沮亦當量己命之如何耳若恩有歸是人憐其不才而私之

也恕是沮是我妄爲言而不安其命分也何益哉己丑歲夏六月客退偶書以自儆

黄鳥三良說

觀坡和同三良詩反覆詠味似責三良之不當死也當時從死穆公者百七十七人葢康公從先君亂命廹而納之也三良之不死得乎若專責康公可也分謗三良豈忠恕之道哉只以坡之議論英偉辭氣縱横讀之者愛無如此故不覺白璧之有微瑕也若晦翁之詩說可

謂盡之矣

文辭先後

文之作其來不一有意先而就辭者有辭先而就意者意先而就辭者易辭先而就意者難意先辭後辭順而理足辭先意後語離而理乖此必然理也學者最當知之

讀淮南子

淮南鴻寳書出大山等徒所述在藝文言掇百家之緒

餘耳特變其文而為小大異同之論然自得者鮮矣讀之者不無所益至於陰陽造化之機治道興衰之理正有吾六經與信史具在又親以其身為不善者雖著書立言君子有所不道予所以讀之者取其事有可訓及漢文近古三代之氣有凝而未散者至元丙戌歲十月二十三日題

雜著

鸜鵒食蝗

秋七月螟生牧野南無幾有鸜鵒自西北踰山來方六七里閭林木皆滿遂下啄螟食且盡乃作陣飛去予考漢五行志貪人尸禄猶螟害穀故感而生蝗夫鸜鵒北方之鳥也其嘴距有搏啄之利又數多如是意在位者不肖將有因貪抵法而敗者不然何食之既邪紀之驗他日之異時至元五年歲戊辰也

魚歎

至元九年春三月余自燕南還道前次淇右逆旅主人條

桑徹土東槀作炬詢其故曰此取魚之具也既而主人置條圍淺水中外以石擁之夜向寂風息波平炬火起岸側羣儵趨明爭集其中回旋然復千週百匝睞其條爲晷之大綱一不敢出越而游去主人俯掇如拾地芥焉王子喟然歎曰班生有言山林之士往而不能返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士乎士乎冒昧行險趨利而不知止者魯何異於斯乎是歲重九前三日寓平陽牙城官舍之待旦軒坐聽秋霖耿耿不能寐追思所見作魚歎云

非分說

甚矣非分之不可求猶鴆毒之不可懐也鴆毒之殺人世知避忌非分之存心其禍有不可測者有人於此小智有材行險儌倖以濟其欲一旦濡首染指攫取公餗是知厥指之可染不知首領之亦可保也奇貨之可居不知其禍之不可脫也既而以敗聞抑柳子云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者其是之謂乎夫鳥俯而啄仰而四顧猶懼夫物之為已害也可以人而不如鳥乎今日方食聞府

吏籍其家案上一杯藜藿重以五鼎七牢矣至元戊辰夏五月重五前三日遺安堂書

鏡箴

王子醉墮馬傷頟既愈日引鏡自照色黶如凝欝者旬餘因愀然曰昔樂正子春下堂足傷追悔不踰閾者累月葢聖人以毀傷髪膚為深戒必全而歸之為至孝矧陷身不義一敗瓦裂之酷哉是以墨子悲其絲染馬遷痛其刑餘栁州悼其蹤進也惟其居易俟命不行險毋

苟得從容中道乃為合理吾知免夫至於游居食寢則體安而氣平不然事變之來少有蹉跌又何翅髮膚之毀傷物議之輕重者耶嗚呼小子孺其戒之慎之於是乎書時至元辛未冬十一月十有三日也

簪導玉飾辨

統軍府從事李良貴上計來燕過予出示華玉一方長寸許廣如之狀類方勝然其文章昭回刻卧蟠中間髮鬝粟粒隱起上作蟠螭闖首左顧前足去左其下穴方

孔甚邃玉色皦潤殆凝脂然予曰晉魏以下無有也李曰然此陽夏壙中物也余時方讀禮書而此物適會因考其制蓋大冠横笄之首飾也古者笄長尺二寸諸侯以玉大夫士用象其為神明之器斷無疑矣何以知其然禮云瓦不成沬木不成斲有鐘磬而無簨簴其曰明器神明之也故開其足之左嗚呼魏晉去秦漢未遠茲物也視之猶可彷像一時禮文之盛古人嘆三代吾不得而見之得見漢魏斯可矣蓋文獻之傳尚足徵於當時者耳於是乎書

興平閻本說

古今名臣畫像皆曰興平閻本興平京兆縣名而曰閻本予初不觧其旨近襄陵吉仲和過予覩壁間李衛公東坡等像此正興平縣學所臨者甞聞諸進士武公張薇君美云金大定間某人自秘書郎出宰兹邑悉取平日竊模秘府真像而圖形焉故有閻本之目云

崇德堂記

余貌不揚寫之者未得盡肖建賈君一貌而見者皆以

為余且曰仲器為人不止技稱其於奉親事嫂以孝友聞鄉閭殊侃侃也既而求名其堂且叙其世家賈系出襄陵今汾東有塜巋然曰賈相者乃遠祖也從傍居民同族氏者尚百餘家有圭田三百畝耕穫者主其年之守祀終而始焉奉為故事甚恪考夫傳記蓋賈豫州逵之壠耳豫州在魏晉以鉅儒名卿顯宜其世祀至乎今而弗絶也今覩仲器氣質温粹孝友純至似非丹青馳譽者豈豫州之澤淵流而未央耶故以崇德榜之且用

篤其所已至勉其所未盡者焉至元丙子清明前三日題

讀唐徐有功事蹟

周革唐命豔后煽虐任威刑而絶異議遂起麗景等制獄縱周來之徒誣搆陷罝膏流節觧之禍莫有捄之大者以翦夷宗子希旨下者以告密上變徼功鬼撲淵朝中外股慄時有功以司理之徽秉公恕之心扞折剋鋒守死不撓至辨明寃抑竟頼全宥者甚衆嗚呼仁哉公

固知上含容孤直庸示公道然人恣肆裂之際天理有不可泯滅者彼中橋突犯清蹕釋之辯漢文於慎罰之初威衛悞斫陵栢仁傑諍高宗於受諫之日以勢以時司刑為尤難及拜西臺至頓顙流涕有鹿挺懸庖之請何感動自悼若此豈體存正大明哲保身之方非權無以濟之耶

紀異

至元十三年夏六月王按察立夫同在汴梁試院中告

予曰前年冬十月益都路總管子也孫䚟以髀瘡卒於官初卧病踰浹旬遽召左右具儀仗及鷹犬槖鞬者列堂下徐曰吾今日晌午逝矣家人問何往曰將赴達官某人府言畢據銀椅而終達官者故監眞定路郡沃魯外五赤也蓋公自徵時薦擢於朝以致顯達皆公力云俄有樂安孫吏來云曰晡時三十里外遇公騶馳甚盛從者呼某至馬前喻之曰汝歸當告吾家若車徒西還凡過水當以金錢投之初不知公捐館矣翌日又有自

濟南來者亦見公獵道左而面如平生然明年丁丑夏四月與公之子某會燕以向所聞審之不少異因念余向在省署識公於稠人中軀幹魁偉望之一雄傑也立夫云公為人忠謹誠慤歷事三朝多為上所倚注世為燕之香河人壽五十有幾又聞吏部尚書太原高公亦臨終區處後事神志灑灑不少亂問騎從具堦下否曰具如期而逝嘗聞聰明正直者生有所自來歿有所自去如傳說上為列星韓柱國死為閻羅信有據而然也

因併筆以紀其異

讀魏相傳

周書有云論道經邦燮理陰陽道者何以正心誠意為體仁義禮樂乃其具耳以此出治陰陽自和萬物咸得其理舍是非復有調元之術也今觀相之燮理至區區建議舉四人各主一時使衣服禮物朝祭百事一切法而行之時至明言所職庶政玉燭之祥何不思之甚也嗚呼西漢去三代殊近相於中興為有聲其經綸器業

惜乎不出乎正心誠意之大學而牽於五音附會之小數豈見道未明機務權衡之心有所偏溺哉

御書銀盒事

客有云道陵朝二近侍以功名利達由天命人事因私相論詰甲曰天乙曰人上聞之取銀盒中批曰可去者某宮遂授乙者使赴尚書省既出衂血大作不克往遣與甲會以君命不可緩即就付焉其人拜官而去由是而觀雖云君相造命不知造物使之然耳近一名士甚

為聖上所重當軸者力薦以為同列將謂旦夕輔政及
上聞喜其奏而除之既而病卒因記客談併書其事

紀肉芝等事

天興初荆王府第中庭産肉芝一株高可五寸許色紅鮮可愛既而枝葉流津濡地視之皆成血臭不可聞劇去復出者再遇夜房榻間有物作聲伏其中燭之羣狐滿牀遂捕失所在未幾曹王訛可出質王妃蕭氏向余談其事妃尚書貢之孫今為黃冠師居衛

先友牛謙議國瑞

牛天祥字國瑞澤州陵川人通天文武經占筮風角等書正大間嘗為恒山公府議事官兵后居衞東白華渡既而著軍前中書省詳議辛亥秋八月應東諸侯聘客死聊城壽五十有七葬汲縣郭村東鄉清水

鎮州風俗

鎮人以七月六日為七夕節蓋其避王鎔闕百餘歲俗以為常何恩德感人心也如是闕

據五州當時四隣交爭併起惟鎮之人士闕帶遊嬉燕樂安王氏之無事彼懷恩不忘愈闕者豈非是歟則知文忠公筆削真實録矣至闕已卯闕月六日按部次新市縣五夜燈下書

僮喻官真定時五月夏至日作

秋澗翁自幼讀書疎於生事處則知涉古今考治道以自驗平時所得於日用間庶伸微志故從壯歲忝沾恩例舉家仰食廩禄未省飢凍切身者二十有餘年矣雖

然纔閒即無以資生顧貧乃士之常不敢略有他務以覬苟得非惟不為亦且恥出諸口汝等轉藉翁庇各蓄妻抱子日嬉温飽奔走承侍外心則無所苦也汝翁且自己卯秋移官燕南忽復四禩以禮將去乃有維揚之命僉緣投獻遂致扯止重叙一官良為匪易其倖與否汝等朝夕所親覩也及南還滹上復需後命今又數月矣適饑旱相仍食艱口衆事勢牽率有進退維谷者況汝翁行年五十有七自惟疎拙與時齟齬加之筋力衰

耗百念灰冷靜退之心日往來於其懷嘗謂秩天秩也不肖者無久當之理禄天禄也衰老者無恒竊之方躬田力穡本吾家素業秫駕壠畝固分所宜然行止有命又非吾之所敢必也此淵明所以有心形相役口腹交病之嘆盻盻一稔斂裳宵逝切嘗慨有感焉今日炊釜晨冷庖人告之計口而食月得粟五釜可足時斗直鏹餘二千是旬月所糜須六萬三千錢耳其賓客之奉慶弔之禮豐鹽醯葷茹新爨芻秣僦舍之費不在焉諺所謂

百指無糲飱食倒黄流灘諒非虚語噫官時來則為筆耕之潤又非所恒幾何不相胥而困也今日夏至聞東郊穫麥天倉廓開捃拾遺秉不為無益汝等其往哉毋忽且令汝知田功之艱一餔之不輕獲也暮歸得新麥斗餘僮奴輩既飯放啜頓失菜色為一快也又念位雖下近伐氷之家尚爾窘迫在閭閻細民不合釜而坐餧者幾希矣因援翰作僮喻會有餘思不足為暴殄之戒且廣訓儉之遺意云

魃妖

今行陽穀道中農人有以魃言者余告之曰周宣王詩云旱魃為虐是魃非今見從古有之此蓋旱魃之氣感人變所娠而成耳神異經云魃生南方肉體長二三尺目在頂上走行如風見之處赤地千里執而投之溷中即死旱氣乃消又云魃字從鬼鬼魅之物所生非惟南方也且古者娠婦不使食邪味聽淫聲覩惡色恐逐所感而化余故曰變所娠而成妖耳

哀辭後

衛自壬子歲迄今邑中子弟不三十而夭者凡八人闕

李武王範闕　　輩皆雋秀有望翩翩而佳者也

吁百蛇隨地一或能龍既玉汝之輒復奪之不知造物者果何意也余故以咄咄怪事為言然以理揆之雖一家之凶變亦斯人有自致者嘗記一士人問於先君子曰粤惟金初已來衛之文秀者極罕間有之多秀而不實先君曰衛地濵河沙薄豈其氣踈弱故也若使水環

州南或城居水西氣或可感時不肖尚稱聞之不存諸心又弗請問其所以故雅意所在每念之而不能明了以今觀之其言固為有徵何則如東平汶出府南阿邑濟經縣東且以東阿較之在金一代内進士而位卿相者幾二千人鄆則不須論也然魯無君子斯焉取使衛師有經儒人問學而知義則薄者可厚愚者可明夭者可壽也此雖以人事意度若有以補於世教聞之者庶不惑於邪妄之說云至元戊子秋八月八日書

盧氏墳石泣

大都玉馬坊耿氏石獅猛水出如霧予時為御史目覩其事山陽長流村盧氏墳石表水出如泣者連日耿盧二人皆出徼賤而遽當台鉉此驟得不祥之極也蓋善惡以類應故陰沴將至兆見於石如此等因曰此石泣也二人尋皆被誅然泣者非憫之也悲乎不知其量也吁

龍隨農民王家

至元二十年癸未夏六月中大雨河西鄉農家王氏甫夕黒霧四塞中庭窓户間寒凛不可勝視之有蒼龍蜿蜒在氣中起而復墮者再時王氏女已笄下堂趨室驚而絶於地救乃蘇問所見亦同歘霆震霧散失所在明日視其地鱗鬛印泥尚宛然也王氏世居水上其下潭渦殊深黒可畏

雜著

太宗英文皇帝天容晬表一類釋迦真像仁厚有餘言

辭極寡服御儉素不尚華飾委任大臣略無疑貳性頗樂飲及御下聽政不易常度當時政歸臺閣朝野歡娛前後十年號稱廓廓無事臣向過平陰縣聞校尉陳某所談如此陳早年蓋先朝控鶴近侍者云前宋時有日者肆相國寺東一日而識四相謂韓魏公范文正公王沂公張齊賢也自後術不一售竟窮悴而死近年畫師覃人孫某奉詔追寫太祖聖武皇帝與睿宗景襄皇帝御容及奉進上顧其惟肖至泣下沾襟宣賜甚渥孫歸

及家而歿二人術雖不同其於發藏泄祕則一也傳曰人之患莫大知人之機况神明不測者乎戊子秋日疾後書

鶻歎

昔有漁於河濵者見二鶻搏一禽於沙渚間禽逸而鶻不起良久漁者往視鶻已死矣彼念之曰鶻之鷙急性也一舉而坐空拳遂憤而斃有志士之烈焉夫士懷才負氣求用於世倘時不我合人不我知則納履而去之

豈若小人之求之也不以無耻為耻專以患失為事千思百計阿合取容雖僇辱在前而不顧期於必得老死而後已豈不貽伊鷙之恆哉余聞其說甚有合於吾平日之所行者遂著之篇以見微意云戊子歲重九後一日書此係石蓋正之說

嗇射

寶竇瞿姓內鄉農家子也史侯都督江漢時散卒也為人疊嗇多力挽弓幾六鈞發無不中少嘗射準並貫於

木實登而取之木折與墮碎其臂骨治無法肘已下斷去自是馳獵以齒控絃括羽左手托月㳽逐獸皆應聲而斃史侯異之上達後授校秩振古以能射名家者多未聞以齒而決者然付之翼者即兩其足與之角者必去其齒蓋懼其全而過為物害也又唐李客師善射好獵每出鳥鵲逐之翔噪時人呼為鳥賊亦惡其物之多取也今瞿一手尚爾斷其右殆為天所剿乎弟恍説如此故書

畫虎

先君嘗告恭曰王氏在前金時家魚行里曾祖府君氣方嚴於土障畫二虎甚獰意者取陳力就列故也後八十餘年當至元己丑偶於樹塞復圖此獸追念前言有常警懼者書云德明惟明德威惟畏今雖頓還舊觀其以惟畏惟明萬不一逮爾又諺曰生子如狼猶恐如尪曾祖之意豈復在此耶小子其志之

紀夢

二十四年八月己丑夜夢予遠行過一城市當莊嶽間一達官觧鞍作歇過馬呼予回視之盖參政飛卿也寒暄外髙曰别雖久食頃不忘也予曰彼此彼此握手間予乃曰聞吾友參政以來多有施為髙曰傳者妄矣參政者參知雜劇見做不行何施為之有予荅曰渠於此見打野呼兒胡為做不行也遂寤聞夜漏踰四鼓矣古人云至友神交於冲漠間殆謂是歟次日聞吾友南來論其氣類亦同與夢應也因書此以贈吾三人者相會及此當捧腹大為一盧胡也

紀夢

二十五年春二月十七日夜夢朝上於端門内彤臺上聖上椅坐東北惲於臺西南角俯伏上問條支國事惲對以其國甚遠出犀牛草為甲甚良號曰黄犀甲上喜甚因寤明日檢通典六條支國去陽關二萬二千一百里在葱嶺之西城居山上周四十餘里下臨西海水環其南後漢和帝時乃通地暑濕宜稻産五穀果菜出封牛孔雀大卵如甕有桃拔獅子犀牛桃拔一名符拔似

鹿長毛一角或為天鹿獅子似大蟲正黃有頒音斑彲音螭尾端者毛大如斗爾雅狻猊是也

紀夢

至元戊子八月十三日夜送真定姬仲實上路就枕熟睡夢在一雪後亭榭尚書夢符宣慰信雲甫御史王子淵三人來訪坐間話及向在東平時遊燕等事夢符衣一素練衫當膺畫名士像自遺山已下數人予即題詩機上云不惜千金買束絹丹青難寫是精神因大噱曰

此衫甚佳但到處是賀長一軸諸公行神也遂蹴踏砌雪而覺乃自占其夢復作一聯云恐是隆江方大用故將賢彦貯胸中

詩夢

十一月七日與兒子輩夜除回就枕熟睡近四鼓夢與姜君文卿會歷下亭酒半酣姜歌鷓鴣曲壽予聲甚懽亮已而以遺山新舊樂府為問余曰舊作極佳晚年覺詞逸意宕似返傷正氣姜以為然予因賦詩以贈既覺

頗記其一二因作成之其詩曰畫戟清香敞燕居分明
夢裏到庭除思醲故里懸車後錦爛秋鷹斂翮初細棹
舤船浮酒海暫停銀管合纍珠賞音千古遺山曲堅意
高歌要壽予既而復夢至一大城府遇老人邀予入王
氏邸肆其主即曰汝非王秋澗耶予曰然因口占二句
云此生難道無餘幸海上人爭識姓名仍詢曰此何處
曰兹贛州也地在洞庭湖南七百餘里予曰東坡八詠
何在曰石刻去此又三百里外其老人又推予賤庚曰

誰謂中州無人乎未及問其行藏而寤時二十五年戊子歲也

十一月十二日夜夢

四鼓時夢入一重修大佛閣有鉅蛇長約三丈自閣壁西北而下僧徒以杖擊之不中内一僧揮鍤中斷為三段予稍前視之其蛇首似獸有雙角若羚羊者膏血淋漓赫赫然尚能舉動次夜復夢人以羽矢一大房若今之鞬者挂於中門

紀夢中題人手卷

娶為無後有子而嗣有餘老為致養子孝而養不嗣其嗜慾或有所未免而年已及夫耄而於三者吾子將何擇焉擲筆而覺遂臥笑曰夫子自道也於是起而書以為儆至元二十六年嵗在己丑春二月二十一日辛未夜也予時年六十三明日會亡友中丞王君葬於正尚里

夢解

予平日夢頗異自今年夏多夢疾厄凶喪或纏綿墟墓間及故交久歿者與之晏遊談笑如西溪贊拜殿授王中丞霈騎而作且知其彼死時又不省在寤寐中爾覺意甚惡之因自解曰此無他乃一身陰陽消長之漸也醫家有云男子四十陰氣自半沉行成八八之數乎雖然氣有盛衰人不能皆然若有餘尤當惜養不致耗竭可也陽為舒為暢陰為慘為悽慘多而舒少故神才交而魄為之勝矣調此二者奈何有絶嗜慾少思慮檢行

已安素分息形神而植定力旦則以此理坐進夕則以夢相驗一或自差立為除治其病庶少瘳矣昔夫子向衰稱不復見周公於夢只是老克自持不願乎其外之意也若不量力不安分凢百營為返勝於昔將見有不任我勞從中躍出辭而去之者矣可不畏慎也哉故曰知之者強不知者老其是之謂乎作夢解

紀風異

余年十七八往蘇門讀書至古城東十里外有旋風自

西南截泉水北來望之圝圓約六七里大其高入大聲勢如甲馬迅馳黑風蓬勃吹拔草樹飛卷半空余走不及避乃瞑目倚棠樹悚立須臾覺寒凜氣繳束而過别無他故今日偶讀筆談見元豐間武城縣旋風殺傷人甚衆因念余幼多災厄追想往事有可怖者故書以為來者之警壬辰秋申月七日記

喪記

古之人以送終為大事故即是而察禮者重之也孔氏

將葬燕人來觀滕文居廬弔者大悅今觀雷白二家袝葬甚有關於風化而出於常人之表者一則衰絰纍然多從古制二則寢苫枕塊卒哭後日飯蔬食三則不狥俗而用三家四則穿治壙石製為壁藏土周於棺略不施甓五則直壙下窆同穴異棺乃北其首六則墓記從實略無虛飾至於容色之戚擗踴之數又見夫固所自盡之道以致會葬者皆歎息有得而去因念唐為衣冠盛代之祭不用冥錢唯顔魯公張司業家又伊川先生

居洛下治喪不用浮圖法雖風動一時止一二家化之予行年五十有九宦游四方其慶弔固云不少然由德風而偃者所見亦姚許與是二家而已嗚呼甚哉禮之難復俗之不易化也如是述喪記以寓予感雷則祔其母夫人侯氏白則葬其父順樂先生云

紀夢

至元十七年春某官真定夢先祖敦武府君親告某曰今濟源縣宋宰相陳堯叟碑文内王其姓者即王氏遠

祖也汝其識之廿年正月在燕與懷州劉節使相會問及陳相石刻云濟源見有陳尭叟讀書堂故碑但不知有無王姓者筆之以志異日求訪

紀夢

至元十九年八月二日夜於醉後夢行通衢見大井中一異狀人跨青色鉅蛇躍出地長約丈餘身廣濶與尾等修鱗濯濯可數若將前迎而復去余俯視井中水波皆成五彩丹色殊煥爛也由中至井滑與所經遺水濡

濕尚淋漓余逐蛇前行相去數步外因取碎甓擲之者再既而余入一圍蕉避之蛇復來集其首已化為馬又有數異馬飛舞環余而立初甚惕然至此無復怖矣尋登一紫閣少頃從閣之西道木陛下降乃寤

月異

庚辰歲十一月十一日長至日日出三丈許月現東北丑位間去日約百餘丈其上數丈陰魄團團畧無虧欠至寅方移時乃滅因念月與玄象經緯空際太陽既出

自掩而不見今太陰於陽生之朝晝見與日並光又未嘗月出東北方者吁亦異哉

劍戒哀梁子也

梁奉議仲嘗與予聯事於憲司者凡四年十九年冬同在京師乃告予曰僕有一劍頗古而犀利自落吾手每臨静夜屢聆悲鳴比復作聲錚然也且聞百鍊之精或嘗試人者則鳴世傳以為劍戒予疑焉自此金孽也非戒也既而梁以事南還陳留到家四日而卒吁亦異哉

因念張華授干將而告亾鄭逵得吼劍而怪至夫金鏞木鐸中隱大聲若無因而自鳴則為不祥之金梁以劍異告予至其死時僅四十九日得不為劒之孽乎梁諱秉常熟人性機警持事瑣急寡讓得年五十有三金尚書梁肅裔孫見所藏世譜云至元廿年歲在癸未端月十有一日王惲書

鹿庵先生卒日

至元三十年癸巳冬十二月廿三日鹿庵先生壽九十

二歲無病而終先是公静坐閤忽張目仰視屋廬曰我以此居得箇月旬日爾閤及薨適滿其數氣比絶呼家人令具鞍馬曰可與兄去矣隨有大星隕於寢室東山其光芒炬然曰兄者益同母兄文勉先生也愛民榜進士第嘗為某縣令終恒山幕官明年二月其壻李惟賓奨東平府須城縣三十一年四月五日山齋説如此

家府遺事

先君思淵子通天文又善風角辛亥夏六月憲宗即位

明年壬子秋先子以事至相下九月初客鶴壁友人趙監摧家一日夙興見東北方有紫氣極光大衝貫上下如千石之囷時磁人杜伯鎮侍側指示之杜曰此何祥也曰天子氣也杜曰今新君御世其應無疑曰非也十年後當别有大聖人起非復今日也渠切記無忘第老夫不得見耳至元十三年予過滏陽與杜相會話間偶出元書片紙相付且歎其先輩學術之精有如是也

國朝奉使

大元太宗朝奉使宣撫王公諱楫字闕　　幽人有文武
才畧金季舉進士不第以武弁降太祖聖武皇帝即授
宣撫使珮金虎符時年三十至太宗朝丁酉歲假御史
大夫持節使宋議和雖往返十年有皇其華風義言
竟從我義不幸使軺北還前次荆南疽發背卒年六十一
時癸卯秋也道號紫巖翁有文集并使宋録藏於家元
貞改號六月十日偶過其家孫元德因出示公秘閣畫
像介冑弓劍姿颯爽蓋儒將之偉者元德風彩甚肖其

祖及觀楊紫陽楊西庵呂大鵬張徽商左山祭文畫贊
題跋等篇又説公比卒前數日夢一青衣童子傳玉溪東
館主人來召既抵其處宫觀甚麗止公俟門屏間少間
出報曰公旬日後當主是館吁亦異哉又觀馬雲御所
畫人樣吳妝五星迺奇筆也其金水二女形皆散髮金
主殺故杖劍水持筆者或謂水官主録過木捧蟠桃四
臂火上擎飈輪散火下操弧矢當前一大星旁射土則
扶虬杖而已

六帖説

白樂天作類書名六帖通典選舉門載唐制曰開元中舉行課試之法帖經者以所習經掩其兩端中間惟開一行裁紙為帖凡帖三字隨時增損可否不一或得四得五得六者為通此六帖之名所從起也六帖云者取中帖之數以書其書期於必在中選也

金制

金人立國作制頗詳雖服御飲膳皆有法以維之然化

敝則奢麗奢則嬌嬌則弱弱則委𦻏而不振恐亦取亡國之一端也今日因餟粥糁不可對齒偶思繆若卷如之事為感而筆之

冠冕始制

或者以金人盤領上服與西域數積尖冒皆出本俗余以為盤領漢之曲領尖冒古弁之制也今晨讀戴禮冠義得鄭氏冠禮起早晚之說稱周公對成王云古人冒覆而句領謂三皇時以冒覆頭句領繞頸皆以羽皮為

之至黄帝則有冕弁又云帝造火食旃冕而用布帛代為羽皮乃知二物皆三皇已來之遺物也又如山東民家至今亦以長幅皂繒蒙纒首髻西域人用絺綌纒繞其首及食㽵人冠絳氊以冒頂髻者其亦本於此歟嗚呼禮失於中而求諸野富哉言乎

裴中立不引韓愈共事

昔裴晉公授越平淮辟韓愈為司馬自以度為己知然終不引愈共天下事至作田橫墓文微露其意時貞元

十一載公年始踰壯矣予嘗思而不得其所以今乃悟此何異魏公之抑蘇軾也大抵才盛學博之士加以年少未免有軒昂莫降之志卒之臨大事成大業有不當如是者乃知二公厚而恤之非長而忌之也欲使澄治客氣明夫大學之道懿蓄其文德以就晚成之器耳嗚呼君子愛人以德復有重於此者乎戊子歲冬十一月朔晨起偶書

賤生於無用說

萬物盈於兩間未有一物而不為世用者況人乎人之為物得氣之全而靈之最者也苟自棄自暴不為世之所用非惟返不及物而賤之所由生也彼牛溲馬勃敗鼓之皮物類之極賤者也然一旦與用適宜顧惟毫末可以愈奇疾應時需即與玉札丹砂赤箭青芝並芳而竝貴貴在同於有用故也彼衣敝緼袍並夫華簪盛服之士貴賤固有間矣其所以秉有靈異物備於我者則不殊也故為士者惡可惡其居貧處賤戚戚然世之不我

用也要當明德志學思求其致用之方可也世之所謂學者多矣有有為之學有無用之學窮經洞理粹我言議俾明夫大學之道者此有用之學也如分章摘句泥遠古而不通今攻治異端昧天理而畔於道若是皆無益之學也士乎士乎於焉而不擇其有用而致力於無用及其志與年邁悲嘆窮廬尤其世之不我用亦已惑矣衍賤生無用說

庭芝評郝奉使文

李庭芝見郝奉使文字謂陳月觀曰陵川固才高學博但出入韓文未甚熟耳余嘗度之韓文世所重者其要非一今李之於郝所以云云者豈以韓豐而不踰一辭約而不失一字郝之返是者極多不然是擇焉不精明理未至雜以非聖此有故也

崔公厲鬼事跡

故榮禄大夫平章政事御史中丞領侍儀司崔公道言曰人秉四大假合而為生踐履五常而為用有溺於學

佛者溺於儒書者各執其一偏所以學者兩不得其全雖聖人性命之學備載方策而學者多以尋行數墨為務及其寓一事決一疑皆不能自省愚於七月上旬腦後病瘡初不以為意會車駕幸大都跋涉從行瘡益舉發廿三日問醫者麻監丞曰此為腦疽其源發自五臟急之不可緩之不可當以漸洽之自是日詣麻行館求治後至白海而瘡勢益大形疲力瘁心神不寧以此自思蓋無以知病所由作也然所恨者居無良醫行不

能扈從一日近侍官伯勝等以愚病聞奉旨留麻監丞於白海治之拜命曰赧汗浹背伏思平昔畧無報國殊勲致感今日聖恩如此由是覺瘡疾頓回然於夢寐間每為厲鬼所憑竊為生死是苦樂我心既定何從不可八月二日從其醫鍼者三處覺心舒意暢神志帖然然視天地之氣月白風清霜露溶溶萬物各得其所而吾之清氣其靜者混然同以表裏方就寢而厲鬼又見於夢且曰世間多少難了難行之事相惱百端向之治功

皆不復見而疼痛比前尤加夢中恍惚而覺坐而思之
非厲也於我所見不定得秉其便耳若吾身獲安即與
天地萬物混融同一和氣彼厲鬼安能浼我哉且天下
之事不可不辨於早人之生死不可不識於先我既能
悟此白日黑夜自有定數彼厲鬼何豫因記其夢以俟
知者詳焉時大德二年八月五日也

秋澗集卷四十四